開放文學 -- 神鬼仙俠 -- 鐵笛子
十六、洪水暴發

大家忙累了一兩天，頭一夜又多失眠，石洞幽靜，睡得甚香。到了天明將近，旺子心中有事，老想多練一點功夫，昨夜被小啞巴制住，先頗憤恨，後經姜、萬二人解釋，知是有心成全，加以警戒，免得以後螳臂當車，冒失出手，惹出殺身之禍，對方又是師門至交，雖然不再懷恨，向上之心更切，立意想將那對鎖心輪學會。　　洞中光景昏黑，不知早晚，惟恐睡遲，又想初次求師長傳授，理應勤謹，如等人家喊起，非但失禮，也太懶惰。睡了些時，夢中驚醒，側耳一聽，洞外松濤四起，水聲如雷，空洞回音，比起昨夜睡前勢更雄烈，洞內卻是靜悄悄、黑沉沉的，人都高臥未醒。

旺子睡在外洞，那盞油燈已早熄滅，洞口一帶已有白色光影透進，心疑天亮，以為眾人連經勞倦，昨夜睡得大遲，還未起身，意欲輕悄悄起來，先將火生起，把水燒開，再看天色行事。

掩往洞口一看，疏星熒熒，殘月尚掛天邊，天還未亮，知起太早，越恐驚動眾人，好在昨日已在洞旁一塊五六尺方圓的崖石之上建有一座行灶，鍋爐現成，上有大蓬藤蔓遮避，用完之後也未取進，泉水更是現成，意欲先把熱水燒開，把昨夜吃剩的饞飯蒸好再說別的。

剛往外走，忽聽身後有人低語道：「你已兩夜不曾睡好，怎不多睡一會？這瀑布的聲音好像比昨夜大得多，本來後洞那兩間石室都能避音，睡時聽去只略微有點水聲，沒想到這樣吵人。二位師叔後半夜裡還在談天，想必剛睡不久，最好放輕一點，不要驚動他們。」

旺子見是王妻輕腳輕手悄悄掩來，知其人最能幹聰明，公公，丈夫都看重她，與別家媳婦不同。人也豪爽大方，平日承她熱心愛護，幫忙甚多，低聲答了兩句，便同走到外面。

壑底黑暗，生火之處偏在洞旁腳底，相隔雖只六七尺，並無路徑，一面絕壑，一面蒼苔削壁，無可攀援，上下均要縱躍，頭上還有大叢藤蔓、懸鬆倒掛遮蔽，地極隱秘，由上望下決看不出。

王妻昨日見那地方雖好，形勢奇險，旺子膽子又大，萬一黑暗之中失足滑墜，命都不保，特運巧思，利用那片平崖上面的銳角，先用寸許粗細山藤，結成一條八尺來長、兩尺多寬的索橋，中間再用極堅韌的細藤編成密網，兩頭繃緊，成一斜坡兜在下面，再將膀臂粗細的樹枝同樣用細藤繩索紮成一排作為跳板，上面還紮上許多草花。

崖勢前傾，又有一段往外突出，由上望下決看不出，不用時還可取走，即便失腳也被藤網兜住，心思極巧，做工也極堅實。橋在洞左，瀑布偏在洞右轉角之上，隔開好幾丈，又有崖角擋住，暗影中看去，只見一條筆直的水柱一插到底，轟轟發發之聲震得山搖地動，甚是驚人。

當時只覺水勢比昨日雨後還要浩大，因只見到一小半，二人均忙著做事，不曾理會。

到了下面，正在生火，隔夜水已打好，無須往取。

正談起昨日所遇的奇事，先是旺子偶一低頭，瞥見下面白影閃動，定睛一看，壑底的水業已漲上，幼童不知厲害，仗著會點水性，還在笑說：「這場而下得真大，大嫂昨日白忙了好些時，連手也被山藤刺破，早知下面的水會漲上來，這兩條懸橋，我會水性，便不做也不相干了。」

王妻以前曾和丈夫往玉泉崖採藥，去過幾次，看出那壑又闊又深，由上望下只是水汽蒸騰，常年霧影溟濛，一眼望不到底。兩頭雖不甚長，通體像個十來丈大小長方形的天井，形勢險惡已極。

便昨日來此，借著夕陽斜照俯視下面，也是暗沉沉的不知多深，更看不見絲毫水光，怎會一夜功夫水漲這高，雖然離開腳底崖石還有丈許，照此漲法，不消多時便可平岸，非但全洞被水灌進，再要往上漫出，附近大片田野也非淹沒不可。聽說山口一帶地勢比此較低，自己身家也極可慮，心方一驚。

忽聽上面洞口萬山低聲急呼說：「蛟水發了，你們怎還不知厲害？看這形勢山洪必已大發，雖然你們腳底有兩處大缺口，水還不會淹上岸來，我想山口田野必已成了一片汪洋，爹爹不知防到沒有？」

一句話把二人提醒，忙即搶了行灶趕上。

天已亮透，姜、萬二人也早驚醒走出，一問經過，料知水災就要發生，又要傷害許多生命財產，正在相對愁急，萬山說：「小姪生長山中，這二十多年來共發生兩次洪水，聽說也是由玉泉崖開頭髮難，所以我家地勢建得較高，便山口那些人家，每次建房以前均經我爹苦口勸告，雖然往來不便，也都移向高處。

「這年春雨連綿，我父子惟恐發水，特意備了酒食，約請全村的人開了兩條河溝，以防萬一泄水之用。他們平日都喜聽天安命，見那十幾天都是小雨，還笑我父子膽小多慮，只為平日情面人緣，又請他們吃酒吃肉，不好意思不來。我父子全家五人始終領頭當先，連生意都不做，還貼了許多酒肉糧食，鬧得那些說閒話的人都不好意思，爭先下手。

「剛剛開好不滿兩日，天也有了晴意，所開河溝，休說照我父子心意，把大害變成大利，避過水災，兩岸還可添出二百畝良田作為公產，耕種所得，到了年終，按人力多少平均分配的活沒有影子，忙了三數日，還是兩條爛泥溝，連一寸水都沒有，天倒有了晴意。

「哪知剛吃完了午飯，幾個刻薄嘴正說便宜話，笑我父子吃力不討好，又貼力氣又貼錢，開這兩條死水溝毫無用處，忽聽水響，那來勢真快，不到半個時辰狂流便自湧到，比第一次發水更凶，死水溝立時成了大河，並還衝開一條水道，因上流水路被洪水沖開，至今無論多麼天干水旱，都有兩三尺深的水足夠人用，才知我父子看得遠，感激非常。

「張莊一帶方圓數百里內到處都是這三家富豪的田地，張莊最多，種田人都是他的長工佃戶，生活苦到極點。這還是老的讀書做官，比別的土豪惡霸溫和，只管長年壓搾，隨便打人囚人，和別的紳糧一樣為惡，平心而論，表面上無緣無故任意行兇、橫行不法、傷害人命之事並不甚多，他們的田最肥，土人生活卻是苦到極點。

「我們山口一帶都是山田，開河之後才多了不到兩百畝水田，出產甚少，人們多以打獵樵彩做副業。因均自耕自吃，雖然石多土少，山地磽薄，日子反比口外的人好過得多。如非官糧太重，每年還有富餘。這兩條河關係最大，就這樣，仍因這年水勢太大，平地水深丈許數尺不等，總算那兩條河溝底深岸高，地勢極好，沒被洪水沖毀，留存至今。

「加以事前告誡，水來之時人都住在高地，只有一家貪圖離田近便，怎麼勸也不聽，那種土牆茅頂的小屋當然一掃而光，仗著全村只他一家受害，容易救助，只毀了幾間房子，人並未傷一個，所以山口的人彼此情厚，對我父子更為親熱便由於此。所種田地也都分散各處，離家較遠，外人看不出來，連那三家土豪也因田地分散，不知內情，看不上眼，否則他們早已眼紅，侵吞過去了。」

還待往下說時，王妻見萬芳同了旺子不等話完已先上崖，方說：「你怎這多閒話，爹爹昨日雖已想到，這次雨勢太大，從來少見，前上半月又接連下了幾次大雨，恐發山洪，本意請人準備，不料連遇賊黨擾鬧，無暇及此，也不知道準備沒有。還不上去查看形勢，乘水未到以前趕回家中送信，守在這裡作什？」

話來說完，便聽旺子在上急呼：「姜師叔快來，萬師叔請你把包裹兵器帶上，最好把洞中食用之物也搬上來，水勢大得嚇人呢！」

三人一聽，料知洪水成災，姜飛正要轉身去取包裹，萬山笑說：「師叔莫忙，你看下面水勢雖大，那條瀑布宛如一條大河朝下

倒灌，水卻不再上漲，業已順著那兩處缺口朝野地裡流去。昨日我曾仔細查看，洞中井無被水淹過之跡，這些零碎東西暫時不用搬了。」

邊說邊往裡走。姜飛也看出洞旁那兩條缺口寬約三丈，離生火之處還有七八尺水便不再上漲，知道萬芳初次見到這樣大水，格外憂疑，只將兵刃暗器和隨身必須的衣銀帶在身旁，匆匆趕上。

到頂一看，所居山洞雖然隱藏壑岸之下，因玉泉崖一帶地勢特高，算起來離那最低之處還有三四丈，並還往前傾斜，越往前越低。這時山腳一帶水勢只到山腳，再往前去水卻大得出奇，平日所見肢陀和稍低一點的岡巒多半失蹤，或是只剩一些樹林帶著上半頂尖浮在水上，東一片，西一堆，到處水光閃動，大片汪洋，除卻幾座大的山林峰崖，遠近群山都和海中島嶼一般兀立水中。

高地不是沒有，都被大水隔斷，極少相連。看那形勢，必是眾人睡後不久，山洪突然暴發，業已經過不少時候，否則水勢決無如此浩大。只見狂流滾滾，由高就下，往山口和昨日新集來路分兩三面湧去，到處波濤澎湃，浪花如雪，稍小一點的土堆吃狂流惡浪接連幾個衝擊，竟會整座衝坍，連同上面許多草木同時捲走，大一點的樹木不時連根拔起，衝出不遠遇到阻隔，被崖石將其擋住，不能流動。

後面洪水猛衝上去，激動起千層浪花，看去分外猛惡。有的根深蒂固，雖未離土，也經不住山洪的打擊，多半橫倒歪斜，隨同驚濤駭浪起伏搖擺。那水也不知哪裡來的，這等浩大猛惡，共總夜裡不多幾個時辰功夫，竟將山中低地全數淹沒。

萬芳連說：「怪事，也許地底藏有蛟龍之類作怪。」

姜飛笑說：「蛟水山中常有發生，龍這樣東西只是傳聞。我小時也當真有其事，這多年來我也常時留心，訪問查看，從來不曾遇上。前和沈大哥在黃河暗助湯八叔放賑，所謂龍神大王只是兩條彷彿受過教練的小蛇，我只說了一個蛇字，那些無知愚民說我得罪龍神，群起和我為難，竟動公憤，要把我打死。

「幸而八叔八嬸最得他們敬仰，他在附近山中又開有大片田地，見兩岸居民平日不知作堤防水，一味聽天由命，將辛苦血汗換來的金錢交與幾個流氓土棍、無知紳富搭台唱戲，去巴結從來無人見過的水神，明明一條小蛇，偏說是龍，以他夫妻為人，眾人那樣敬愛，別的都是言聽計從，如勸他們不要迷信卻是不聽，每年不知糟蹋多少人力物力，水災照樣還是隔兩三年仍要發生。

「最氣人的是，水災如小，非但說是神靈保佑，並因鄰已為壑，災荒不在當地，幸災樂禍；水災如大，便說天老爺要收人，龍王做不了主，雖在顛沛流離、朝不保夕之際，還要編上許多鬼話互相傳說，騙人騙己。於是鬧得越迷信，越窮苦，是離河較近的人沒有一家不是苦到極點，真個又可憐又可恨，而又可笑。

「早想把他們這種有力不用、信天而不信人的心思，乘著眾人和我弟兄爭論，群情憤激、其勢洶洶之際，乘機上前，登高一呼，先將眾人止住，再朝我和沈大哥故意喝罵，當眾評理，等被我們問得理屈詞窮，無話可答，一面攔住眾人不令亂吵亂動，再裝賭氣，用他十來年所積和這次救災未用完的公糧作保，由我出頭，先把小蛇打上記號，放到水中。

「省得眾人說龍離水受欺，然後跟蹤人水，將蛇捉回，當眾打死，萬一因此發生水災，便由我弟兄賠償他們損失，否則，一年之內如無事故發生，便將龍王廟拆去，免得害人。

「眾人先還不肯，後經八叔極力擔保，說我和大哥是湖南大財主，萬一出了亂子，由他先把糧食包墊出來，樣樣照賠，這才將信將疑，勉強答應。因我三人故意爭論時，道理說得明白，龍如有靈，就算岸上不能施展，水裡是它世界，照我這樣無禮，休說將它擒回，一到水中早被抓殺，吞吃了去，怎會這等廢物。

「眾人方始沒有話說，只有兩個好惡的會首和廟中道士見我斷了他的衣食生路，硬說此是龍王試驗人心，再不犯了天刑，命數難逃，為我所害，早晚必有一場大禍。我還未及開口，人心又在浮動，沈大嫂雜在人叢之中激動義憤，將那三人和捉小雞一般甩倒地上，說事情是我三人所為，就算觸怒神靈，也與別人無干，他如有靈，不妨三日之內顯點報應。

「實不相瞞，我們都是有家有業的人，這次放賑，便是我們所為，龍神算他有靈，也是害了你們不管，救你們的還是生人，因看你們正事不辦，專向邪神獻媚，每年辛苦血汗都為敬神唱戲用去，心中不平，這才出頭，改變風俗，像這三人對神這樣好法，神應幫他，怎會由我打罵，不加保佑，三日之內如無變故，便是他們借神斂財，欺騙你們。

「如有變故，我們弟兄情願聽神處罰，或由你們處置。神恨的是我們弟兄，自然消氣，那時你們再賣兒賣女去巴結小蛇，以表誠心便了。說完，仍由湯八叔將我三人關在廟內，看神是否顯靈，以釋群疑。

「沈大哥人最謹細，本不贊成此舉，覺著黃河水性無常，現雖水遠，但還拿它不定，萬一日內水稍一漲，或是衝倒一點堤岸，非但土人不能改變成見，連湯八叔夫婦威信也有損失。八叔卻說，他為此事操了好幾年的心，始終不能生效，好容易有此機會，難得我自那年三凶兩怪赴水逃走，勤練水性，剛剛學會，正好用上。

「天下事顧慮不了許多，大哥終覺可慮，此時你和杜霜虹嫂嫂正往泰山訪友，沒有同去，有用的人太少。先因八叔乃當地人望，功德甚多，一時疏忽，以為當地水勢和那一條的河道均經他常時用心觀察，斷定秋汛已過，決口業已合攏，水勢每日都在減退，照他經驗斷無再漲之理。哪知還是大哥小心得對，由當日起便在暗中日夜查看，初意準備一有亂子發生，便由湯八叔發動人力搶救，只不成災便有話說。

「沒想到第二日夜裡，兩個土棍竟買通了幾個水鬼暗中扒堤，打算造成水災，作為龍王顯聖，被大哥擒住，連夜召集沿河居民，當眾問明罪狀，並還問出以前借神害人許多惡跡。如非八嬸見彼時官貪吏酷，恐事鬧大，這幾個惡人幾被眾人打死，我由此對於龍神便不相信。

「後又遇到兩次龍鬥，經人指說，仔細一看，乃是空中兩條水汽，隨著狂風在暗雲中飛馳，果然蜿蜒生動，但決不是真龍。如其是龍，照我眼見，其長真不知有幾千百丈，那頭也比這座山崖要大好幾十倍，這樣龐然大物飛舞空中，不應隨風亂轉，不能自主。

「因離太高，身上鱗甲雖看不見，那一對龍目照比例少說也有山崖般大，理應明如電炬，怎會全無光華？就這樣，我還疑心龍身被雲裹住，跟著急追了好幾里，剛看出那水汽時粗時細，忽然中斷，跟著散成碎片，隨風捲走，白鬧了一身水泥回來，你不是還笑我麼。

「龍這東西，就有，也和蛇蟒一類，地上爬的東西，但它身太長大，洪荒世界之中地大人稀，還能容它水陸兩棲，自在遊行。後來人煙越多，連經自然災變，這東西身太長大，種種不便，逐漸絕跡。

「前古人們因其生相兇猛，用作旗號上的標幟，由此傳出許多神話，現在並無此物，也許深山大海之中還有來死絕的，年深月久想已易形變質，與前不甚相同了。便是藏蛟，也是隨水而出，因其長大，水中急馳，容易興風作浪，於是人也當它怪物。論它本身，未必真能發水，真要出現，只會水性，當時便可殺死，怕它作什！」

萬芳氣道：「我只隨便一說，你仗著近年學了水性，便要誇口，只是害人的東西，管它是蛟是龍，都要除去，誰說是怕它呢！不過這水來得奇怪，壑底積水至今不曾上岸，玉泉崖地勢最高，水勢好似由此發動，分三面流去，越往前水勢越猛，眼前一帶只見水漲，並無大浪，是何原故？」

萬山手指二人說：「崖旁不遠有一枯潭，與下面洞旁缺口相通，壑中的水到此不再上漲，變成伏流，狂湧而上，潭口地勢甚低，業已被水淹沒，所以不易看出。照此水勢，山口的路已斷，小姪就此趕回已辦不到，爹爹不知事前防備沒有，我正打回去的主意呢。」

姜、萬二人剛看出四面崖腳有一處地方水和開了鍋一樣，不時往上冒起，滿耳濤聲中忽聽轟轟發發之聲，宛如萬馬奔騰喊殺而來。

旺子在旁急呼：「師叔快看！」

同時又聽遠遠猿啼、虎嘯、狼嗥之聲隱隱傳來，回頭一看，梧桐岡坡上忽然現出一線白光，先在樹林中閃動，耳聽萬山夫婦急呼：「兩路山洪同時暴發，如何是好！」

二人未及發問，就這兩三句話的功夫，轟隆一聲大震過處，一片樹木折斷之聲，萬山怒鳴中，那白光竟是一股丈許高的惡浪，由梧桐岡高地上倒灌下來，側面流過去的山洪正往上湧，吃那大片浪頭雪山崩倒也似往下一壓，立時激起好幾丈高的浪花滿山遍野狂湧而來。

因那來勢十分猛惡，這面流過去的山洪禁不起那水力重壓，幾個衝擊排蕩合成一體，湧起比水面高一兩丈的浪頭，一路奔騰澎湃，急逾奔馬，電射雷轟，就著地勢化成大小數十股驚濤駭浪，狂湧而馳。

崖前地勢較寬，亂石土坡棋佈星羅，吃浪頭一打，顯得山洪猛惡，分外驚人。後面的狂流滾滾，還在來之不已，下面水勢立時繼長增高，轉眼加深丈許，估計最低之處水深已過四丈，有幾處高一點的上堆頂尖還未淹沒，上面大小叢生著二三十株多少不等的樹木。

本來島嶼也似挺出水上，有的雖已經秋黃落，有那耐寒不調的經雨之後反倒肥潤，顯出新綠，青枝碧葉，與丹楓黃菊相映，看去更覺天趣盎然，生機活潑，清風蕭蕭，搖曳生姿。正覺倒影凌波，清麗入畫，吃那排山倒海的惡浪突然湧到，轉眼之間，先是前面泥上相繼鬆落，坍倒水中。

水還不曾漫過坡頂，倏地全體塌坍，只見上面大小樹木，東倒西歪，在狂流中略一舞動，水色一渾，土花亂冒，相繼連根拔起，有的隨流亂轉，有的被山石擋住，那大一片土地樹木轉眼一掃而光，隨流以去，差一點的山石都被洪水沖倒。

為了山多石多，襯得水勢分外險惡，但比姜、萬二人昔年所見黃河水災又自不同，妙在那大水勢，天氣卻是好極，下面只管驚波浩渺，狂流亂竄，上面卻是萬里晴霄，天清雲白。

又當中秋將近，楓葉初染，滿山秋花含苞初放之際，如非眾人看出水災甚大，念切民生，觸目心驚，別有愁念，簡直從來未見的奇觀美景，置身其中耳目應接不暇，哪裡還捨離開？

姜、萬二人聽萬山夫婦說，這次洪水恐比昔年兩次還要厲害，中間被水隔斷的山地，最遠的竟達裡許，最近也有好幾丈，連想回去都辦不到。昨日雖然帶了不少食物，看那形勢，急切間水還不會侵入下面崖洞，但不知何日水退，好些可慮。

王妻為防萬一，已把下洞食用之物搬上崖頂，一面商計，想什方法回家一行，就便多取一點糧食。

姜飛說：「我帶有水衣水靠，可以代你前往一探，只東西沒法子拿。」

萬芳笑說：「你只要有點機會便想賣弄水性，三凶兩怪水性都好，雖然死了幾個，還有不少賊黨，你孤身一人，狹路相逢才討厭呢。」

姜飛笑答：「看這水勢，張莊必已水淹，群賊本就膽怯，我這鐵老大哥一向救人要緊，水災一成，我們都要大起忙頭，無心再和群賊對敵。蘇、李二賊本來心慌，正好乘機下台，也許就此拉倒，或是改期，打不成了呢。」

王妻接口道：「萬師叔此言有理，那年大水張莊全數水淹，第二年特把地基添高一丈，好些樓房重新加工建造，花費了許多錢財。他那房基堅固，地勢較高，雖不至於坍塌，這次水勢比那年更大，怎麼也不免於水淹，至少莊前四圍必被大水隔斷，賊黨昨日慘敗，哪裡還敢出什花樣。

「我看姜師叔不必勞動，這裡有的是樹木竹竿，斲些下來紮一木排便可往來，也許水來太急，張家趕造不及，我們多紮兩副，順流馳往山口，還可賣他一點好價錢。我們不是他家長年佃戶，願者上鉤，如嫌價貴，轉送別人也是好的。」

眾人都說有理，仗著刀劍鋒利，容易斲伐，老少五人同時下手，轉眼斲了一大堆，就著昨日綁賊的套索，取些山藤，削上一些竹釘，不消兩個時辰便紮成了兩副。大家忙於紮排，連飯也忘了吃，還是王妻提醒，就著現成冷饞匆匆吃飽。

萬山夫婦急於回家看望，姜、萬二人也是少年心性，既想山中行舟，就便遊玩，又覺水災已成，困守崖上無什意思，不如乘了木排去和老漢商計救災之法。又料大水起後鐵笛子必要回轉，昨日分手時他便防到水災可慮，此事早在他意料之中。

以他平日為人，必有預計，這類救濟災荒的事不知辦過多少，經驗豐富不算，並有一筆專門救急的錢財和好些存糧，許多有錢的人都經他說動，無論何地都有同道，召集人力物力均極方便。

聽說昔年華家嶺山洪成災，便有一次被他無心撞上，暗中出力，救了許多苦人，也許昨日看出雨水太大，形勢不妙，去往別處準備，此去正好與之相見，學他一點手法，長些見識，以為將來遇災救人之用，省得空抱一番好心，遇到事變暴發，便不免於手忙腳亂。

旺子自不肯一人獨留，互一商量，全都不願守在當地，好在這樣大水，不會有人前來，洞中所留均係鋪蓋食用之物，除兩個小衣包不願帶走，重要一點的都在師徒三人身邊，匆匆議定，便同起身。

為了山路寬厭不等，水流太急，有深有淺，也許前途還有無水之處，這兩副木排紮得十分靈巧，長只七尺，寬還不到三尺，剛巧老少五人分成兩起。萬山夫婦在前，各拿著一根竹竿，業已走。

姜飛獨立船頭，手執竹竿，又將三折鉤連槍抖直，以防轉側之用，萬芳先拿著一根竹竿在後撐船，後見旺子因聽二人招呼，鎖心輪業已收好，手持一柄三折鉤連槍，立中心，水流太急，人又矮小，用它不著，便將鉤連槍要過，準備萬一遇見橫裡衝來的激流，用它勾搭石樹，以防翻側。

這時水勢越大，駭波電射，木排順流而馳，其急如箭，只見兩面山石草木、峭壁危峰一排接一排比馬還快，往後面倒退下去，不到半個時辰，山口業已臨近。遙望前面驚波滾滾，惡浪奔騰，平地水高丈許，由來路起已成一條大河，一輪秋陽已近天心。

前面人家都是三兩為群分列兩岸，雖有兩處地勢較低，水也只淹到門前不遠而止，相隔還有三數尺，不曾進屋，田地卻均淹沒，只稀落落顯出幾片高地。昨日不曾留心，大水起後，這才看出老漢父子設想周密，山回零零落落約有好幾十戶人家，沒有一處房捨不當高地，當中只管波翻浪滾，洶湧奔騰，兩岸人畜房舍毫未波及，雞犬牛羊仍在上面起伏走動，悠然自得，不過所有土人均立門外，對著面前洪水面現愁容。

老漢酒鋪在一平坡之上，形勢更好，晴天看去和平地差不多，門外就是人行道路，洪水起後，只昨日所見當中積水的窪地展寬了好幾倍，成一大河，他這一面水雖高漲，離門還有兩三丈寬一列斜坡，萬山夫婦業已先到，蘆棚內聚著二三十個壯漢，正在趕制蒸饞鍋盔。

門前坡上做一排建了十幾行灶，水燒正開，鍋和蒸籠均是特號，有好幾層，看去裡面蒸有不少食物。方想這老漢也算是個異人，共總半日之間，哪裡弄來這多特大的蒸籠鍋灶？

萬山業已揮手招呼，代將木排係好，姜、萬等三人剛一走進，老漢便由內迎出，低聲說道：「這裡都是自己人，無須避諱，他們均經招呼，不會多說多問。聽說賊黨昨夜有人連吃大虧，心膽已寒，只恐我們尋他，加以這場大水，張家連花園中頭層房舍均被水淹，暫時決不會來。萬一有什生人來此窺探，不問便罷，如問我們，只說路過遇水，來此暫避便了。」

萬芳便問：「我們鐵老大哥可有信息？」

老漢眉頭一皺，發愁道：「這真奇怪，這次大水從來所無，被害的人不知多少，方才有人去向口外看水，說水勢浩大，那幾條溪河已看不見，由此起到處一片汪洋，遠近數十處村莊都被淹沒，雖有以前兩次大水教訓，又經我父子這些年來逢人勸告，隨時相助，近處土人十九改住高坡，或是崖洞之中居住，傷人不多，田地卻被淹沒。

「最可氣是今年本應豐收，收割剛剛開頭，照此大水，好些莊稼還未完全成熟，如今全被大水淹掉，那些收割得早的至多十之

一二，並還不曾收齊，視此顆粒無收，這三家田主都有勢力，又是至親，連成一起，他們平日坐享現成，今年莊稼長得好，早就知道，決不輕易放過。

「這類人只顧自己享受，哪管旁人死活。他們有時還歡喜裝好人，手下惡奴都和狼虎一樣，越是遇到這樣年景，越是他們發財機會，一面假裝好心，去向主人求恩，說這類天災不能避免，本年租谷只好看事行事，收一點是一點，以免激出民變；一面仗著主人官私兩面的威勢，去向佃戶催租，逼得人家賣兒賣女，蕩產傾家，鬧出人命，那是常事。官府要田主人納糧，照例幫他欺壓窮人，有理也無處訴。

「這些財主就這樣縱容惡奴搜刮，已是死有餘辜，有時在他吃飽山珍海味、登高一望之下，看見四野哀鴻，哭聲震天，忽然一高興，或經旁人一吹一捧，發動了狗良心，也肯拿出點錢來作救濟，單是放賑，博取善名，不過是雷大雨小，中間層層剝削，鬧了一天星斗，救不活幾個大人，落到災民手中，所發的東西非餿即霉，不堪入口。

「不論如何，他多少總花了錢，災民根本知道他們假仁假意，除卻情急號呼、無可如何而外，並未真個有什指望。就是好名心盛，並非真想救人，能有這種念頭，比那一毛不拔的總好一些。最可怕是借他的救災糧，表面說是三月之後起息，但是在此三月之內田裡哪有出息。

「就算水退，種上麥子，到明年夏收還有七八個月，他們又都家無餘糧，衣食均靠田主借貸，三月之內如何有力歸還？由第四月起，便是二三分行息，利上生利，名為滾湯團，又叫種元寶，到了明年夏收，算他年景好，連租帶糧賦先就去掉一大半，剩個兩三成，以後幾個月的吃都不夠，如何還債。

「經過對方打罵追迫，受盡凌辱，好容易哀求哭訴，把日期改在秋收之後，或是推到明年，但那借契必要重寫，當時免去一難，從此墮入阿鼻地獄，越陷越深，永無寧日。那慘痛的情景一時也說他不完，我們看了痛心，偏是無力解救。

「第二次水災，幸而鐵大爺來此，我對他說，也不知是什麼意思，並未去尋田主人的晦氣，總算災民在他大力救濟之下沒有欠債，那一年張錦元又剛告老回鄉，不知怎的免了一年的租，並還放了一倉糧的賑，人才緩了口氣，此是從來未有之事，我還奇怪，說他難得。

「不料只好了兩三年，由第四年起狗子漸長，所用武師惡奴越多，人也變了嘴甜心苦，說他如何心好，但是輕不與人見面，縱容惡奴壓搾土人，只裝不知。近年狗子有了功名，凶燄更甚，這類惡人鐵大爺連來幾次，一字不提，昨日走時，還說怕要成災，他至遲今日午前必要回轉。

「他那快腳程，又精水性，水已淹出好幾十里，不會不知，如何人信皆無？這大一片災民，他如不回，人真不知要糟蹋多少呢。天明以前，我便聽出外面水聲有異，趕緊起身喊人，這時水還不滿一尺，幸而人多手快，鐵大爺昔年所備鐵鍋蒸籠均經我仔細保存，共只壞了兩口，忙即取出。

「等將行灶搭好，水已大漲，總算發覺得早，水頭未到，我便帶人鳴鑼報警，由近而遠傳將下去，大約傷人決不會多，就是這多人吃的是件大事。近處還好，遠方村落地勢住得較低的人，雖保住人，那房舍牲畜、衣食用具定必衝去。地方這大，非有大量銀錢糧食不可，鐵大爺再不回來就討厭了。」

萬芳說：「我這位鐵老大哥聰明機警，料事如神，生平沒有為難之事，心思更是細察，此時不來必有原因。也許早就料到，已在準備，因知這裡糧食太少，空手前來無濟幹事，此時正在大鎮集上採辦糧食呢。」

老漢答道：「此言料得不差，我想也是如此，但是此去兩處大鎮，雖都是米糧集散之地，一則相隔甚遠，最近的也有二三十里，這水不知漲到何處，別的不說，就是新集比較最近，又是往來要道，鎮上也開有幾家糧棧，這條路先就高高低低，除卻那條山溝而外未必都可行船，假使新集被淹，這些糧商有什天良，價要高出好些，還不好買。

「鐵老先生孤身一人，雖然到處都是朋友，真正得用的幫手卻少，他一個人怎忙得過來？依我之見，張莊這幾家土豪大戶所存糧食最多，真要打他主意，只鐵大爺和諸俠英俠肯出頭，並非難事。我老頭子活了這大年紀，有什不值之處，方才我已想開，反正蹤跡已泄，除非重陽一會將這伙賊黨全數除去，稍微漏網兩個，互相傳說，我昔年幾個強敵就是老死，必有徒黨子孫留下，早晚不免尋來生事，難於安居。

「再等半日如無音信，索性一不做，二不休，由我父子為首，召集遠近災民去向張家討吃。內裡雖有不少賊黨，經過昨日慘敗，心膽已寒，我們只說棘門三俠主持，再由二位英俠相助，軟硬兼施，不怕他們不依。先將他們糧倉打開，顧了眼前再打主意，不知可好？」

姜飛笑道：「老漢，你雖熱心好義，但這類吃大戶的方法，稍微處置不善，非但被吃的人心中不服，編上許多說詞，搖惑人心，便是這些土人心思做法先不一樣，善良的顧忌太多，不敢上前，狡猾的借此興風作浪，暗中取巧多得，發生許多不公不平之事，使那許多善良人民所得無多，因見分配不公，心中還有不平之感，別的弊病尚多還不要去說他。

「所以這類事必須通盤算計，先要深人民間，把那公正勇敢、不畏勞怨而又聰明機警的人才多多益善，先物色上一批，作為中心，下手之時也和行軍一樣，要有紀律，不可行兇動武，樣樣都要講禮，以身作則，領頭指示的人還要時刻留意，察看他們一言一動有無過分，或是不及之弊，隨時改正，才能使得人各有獲。

「被吃的人在眾怒難犯與理屈詞窮之下，想起他多年盤剝所得，此時還與別人，就是不捨不願，也是自然低頭，無話可說，才算成功。事前沒有準備，當此人心悲憤之際，號召雖極容易，一經發難便不可收拾，本心救人，結果生出許多弊害。

「忠厚點的照樣不能救窮，狡猾點的再一興風作浪，以窮為榮，專一領頭去吃大戶，他也變成不勞而獲，大好園林房舍以及許多合用之物均被分散毀壞，太多窮苦人民並未得到真的好處，反而養成驕情強橫之風，為害甚大。

「故此辦這類事決不是匆匆一說、冒冒失失便可發動。第一所得之物要善於運用，一面救災，一面還要使它變成一種生養的力量，生生不已，循環下去，於暫救一時之中培養扶助這大群苦人，使其從此能安生業，以力自給，一天比一天好過，才是道理。

「第二要明白人不好，東西好，哪一樣成物都花費了許多人力物力才能製成，只應儘量利用，不應毀損糟蹋，白便宜幾個狡猾的人，大眾苦人並無所得。更主要是救急而不救窮，只幫助他們渡過難關，轉入安樂，前半救急不算，底下便須運用他們自有的無限人力自救救人。

「這樣效力才大，否則賑糧放完，人民不事生產，照樣還是窮苦，甚而遊手好閒，一味依賴，養成情風，生出許多事來，都在意中。再說，無論多麼大的力量，要養活無數窮人，任他多麼富有，也是坐吃山空，難以為繼。別的細節尚多，一時也說它不完。

「我們化名鐵笛子的大師兄對於此事最有經驗，辦得最好，無論何事都要想前想後，先把未來結果仔細想妥方始下手。他因這數千年來的田主制度雖是萬惡，早晚終須改革，但自清兵入關以來，異族勢力尚在強盛之際，想要全數改革尚非時機。

「為此他另有一種作法，這些年來，他用種種方法賑濟災荒，扶助窮苦，比昔年湯八叔所救的人不在以下，從未發生事故，使那剛得救濟的苦人受到禍害，也從未吃過大戶，但那許多為富不仁的土豪惡霸更從未輕易放過一個。休說張莊這幾家富豪多行不義，張氏父子更是罪魁，他決不會放過。

「便是縣城裡面我們聽說的那兩家，連同貪官，他也必有處置。我料他昨日走得那麼匆忙，必有原因，至於賣糧食的好商遇見他更倒霉，不是想好主意，先由別地運來大批糧食，暗中再加阻止，使他賣又賣不出，運又運不走，無法居奇壟斷，非公平交易不可，使其得不到暴利，自願賣出。

「還要感激我們，這還算是好的。否則，便是表面由他要多少給多少，只有東西，不怕花錢，另外卻用一種巧妙方法把所用的錢取回，好了使他保個本錢，一個不好，暴利得不到，連本錢也因他貪狡太甚全數斷送。

「聽說因他救人太多，所識糧商各地皆有，他並不斬盡殺絕，只要對方低頭服輸，從此改過，不再剝削窮人，他便與人為善，非但把本錢還他，並還隨時加以扶助，只在事前說好，平日由你做生意，只要公平賣買，良心不黑，決不過問。我出的股子雖然取自別人，也是人民血汗，和我自己托人經商所得，散放各地，專作救急之用。

「我至今還是一個窮人，從不用他分文，也不要你什麼利息，可是遇到災荒，一旦須用糧食，必須盡其所有平價賣出，由我就近運往災區分發，作為救災扶窮之用，卻不許隱藏欺騙。你們雖然少得利益，但可永遠興隆，遇到困難必已全力相助，豈非兩全其美。

「這班經他警告說服和他一條心的商人各處都有，尤其西北中原諸省到處都是，各地窮苦人民又多和他親如弟兄，辦起事來端的又快又好。我和沈、萬四位兄嫂一共六人，加上各人子女，人比他多，老想學他的樣，時刻也在留心，竟不能像他那樣恰到好處，平平穩穩便把一場災荒渡過，真個手法妙到極點。

「他對張家這幾家早晚必有下文，必是目前還有顧慮，時機未至，他那金棋子只有二三百兩黃金，這大水災決不夠用。他雖與人合股開米店，本錢大半不多，至多暫欠，不是白拿，這許多的賑糧如不在事前想好主意，便難善後。他來得越晚越有辦法。我看今日非回不可，放心好了。」

老漢雖和鐵笛子相識多年，不算深交，有好些事都出傳聞，並不深知，聞言才放了心。自從發水，老漢便約附近土人相助，趕蒸各種食物，這時業已蒸好許多，由土人用新造好的船排相繼送往災區蘆棚內外。

本有好些人在幫忙，加上本村和山口外撐船涉水、趕來探看水勢的也有十好幾個，有的立在棚外張望，有的見新出籠的饅頭，老漢昨日防備鐵笛子等朋友人多，備有不少酒菜，匆匆不及收藏，被其看見，便要了兩樣對飲起來，這樣酒客共有三桌，都是張莊三家富戶的家人惡奴、教師之類。

老漢心中不願，表面卻不肯得罪，只說今日酒菜特多，乃是萬山友人所托辦喜事用，少時便要命人坐船送走，不能多賣，每桌吃了一些，就此藏過，一面和姜、萬二人議論，說這大水勢，他們還有心腸看水飲酒，說笑高興，真有天良。

忽聽有人老聲老氣連呼酒保，回頭一看，乃是一個花白鬍鬚的老者，貌相清秀，微微有點駝背。

老漢先想不賣，繼一想此人從未見過，另外三桌正在飲食，不能有什分別，一看架上還留有一點酒菜，一面應聲，命伙計送過，並說：「酒和各種蒸食都有，就是菜少，請他包涵一點。」

一面悄問萬山說：「我們這許多眼睛，此人何時走來如何未見，身上又無水泥，一向不曾見過，你看可與昨夜駝背老者長得一樣？」

萬山答道：「昨夜所見比這個還要駝背，又是前朝山人打扮，月亮底下，相隔太高，雖未看清，但與此人好些不像。」均覺奇怪。

老漢見那人頭上只有稀落落一縷頭髮，挽著鴨蛋大的髮髻，身穿葛衣，扭作一團，搭在臂上，只穿著一身葛布短裝，下面高統布襪，長及膝頭，腳下踏著一雙藤鞋卻極精細，除鞋底水濕外，週身乾乾淨淨，照那坐處，明是由山裡走來，斷無不見之理，不知怎會突然出現。

最奇怪是頭上還插著一根翠簪，色作深碧，通體晶瑩，映著日華，宛如一條碧光，閃閃生輝，明似一件價值千金之寶。孤身一人，這等災荒年月來此飲酒，又是那等老氣橫秋神氣，越看越疑心。

想起昨日山口外雙方爭論，曾有駝背老人從旁解勸之事，又喊兩個當時在場的土人來問，均說昨日因懼張家惡奴凶威，不敢隔近，雙方打得正凶時，駝背老人突然趕到，稍微說了幾句，便和群賊起身，沒有看清面目，好似比這老人背駝得多，人還要瘦一點，裝束像個道士，腳底所穿也非藤鞋，並非這等打扮，來時也無一人看見，大家均覺面生可疑等語。

老漢聞言，又見旁坐三桌有張家兩個教師、惡奴在內，均向老頭注視，低聲談論，似不相識，雖料不是昨日所說的老怪物，形跡終是可疑，側顧姜、萬二人也在低聲談論。正想商量查探那人是何來歷，姜飛忽朝那人相對一笑，便走了過去，老頭那一桌與前三桌酒客恰是東西斜對，各在一旁，中間還有不少人在做事。

旺子好奇，早由伙計手上搶過酒菜，送到那人桌上。正在談論，不知說些什麼，同時玉泉崖來路上，貼著水面凌波順流飛也似馳來一人，因是水大流急，來勢特快，遠望過去來的是個白衣少年，腰間佩有寶劍革囊，挺立水上，身子極少轉動，並未坐船，彷彿踏波飛行而來，眾人全都驚奇，紛紛吶喊、議論起來。